

「乡愁城市」丛书 丛书主编·薛冰

论道扬州

韦明铤〇著

东南大学出版社
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

乡 愁 城 市
薛 冰 主 编

论 道 扬 州

韦明铎 著

东南大学出版社
·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论道扬州 / 韦明铤著. —南京:东南大学出版社,
2017.7

(乡愁城市 / 薛冰主编)

ISBN 978-7-5641-7235-0

I. ①论… II. ①韦… III. ①城市文化—文化史—扬
州—通俗读物 IV. ①K295.33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31850 号

论道扬州

著 者: 韦明铤

出版发行: 东南大学出版社

社 址: 南京市四牌楼 2 号 邮编: 210096

出 版 人: 江建中

责任编辑: 许 进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南京玉河印刷厂

版 次: 2017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0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 14.5

字 数: 228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641-7235-0

定 价: 50.00 元

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。

电话: 025-83791830

目 录

绪言 | 1

城史 | 9

城堞变迁 | 9

蜀冈与邗城 | 9

隋炀帝寻踪 | 16

宋代的桥 | 23

明清新旧城 | 27

文化地标 | 34

宽简平山堂 | 34

孤忠梅花岭 | 39

御道龙衣庵 | 45

澄净曾公祠 | 50

津梁人烟 | 56

七河八岛 | 56

红桥修禊 | 61

街衢掀拾 | 66

祠庙鳞爪 | 75

都里印迹 | 85

扬州的河流 | 85

扬州的地名 | 91

扬州的会馆 | 96

扬州的书院 | 103

舆图杂志 | 108

见证扬州城 | 108

重勘旧园亭 | 117

二十四景存废考(上) | 123

二十四景存废考(下) | 128

营造 | 135

土木工程 | 135

迷楼设计者项升 | 135

任意车发明者何稠 | 138

佛寺建造者住力 | 140

白塔建造者慧达 | 141

雕塑家军法力 | 144

能工巧匠 | 146

广陵木工 | 146

窑户翁十三 | 149

河工柏丛桂 | 151

发明家黄履庄 | 153

造船家沙飞 | 155

园林设计 | 158

园艺家计成 | 158

叠石家道济 | 159

造园家黄氏 | 160

扬派盆景 | 161

百年欧风 | 166

构件 |169

汉唐官制 |169

抚砖遥想吴王城

——“北门壁”汉砖 |169

西晋太子广陵王

——“□康六年八月二十日”晋砖 |171

修堑垒 缮甲兵

——“官”字唐砖 |173

街垂千步柳 霞映两重城

——“罗城”唐砖 |175

巡游四处 保佑一方

——“游奕”唐砖 |178

南门拾砖记

——“殿司”唐砖 |180

唐城也由砖瓦筑

——“城东窑王监制”唐瓦 |182

宋明城防 |185

烟消八百载 犹见一方砖

——“敢勇军”宋砖 |185

张家军旧物

——“雄胜军”宋砖 |187

当年鏖战急 尚听鼙鼓声

——“镇江前军”宋砖 |189

清角吹寒 都在空城

——“镇江武锋军”宋砖 |191

神州何处银铸城

——“淮安州”宋砖 |194

保甲制度的见证

——“□甲”宋砖 |196

夺我十家产 筑尔一佳城

- “扬州府提调官同知”明砖 | 198
- 淮左名都
- “淮”字明砖 | 200
- 明代地券与砖刻工艺
- “直隶扬州府江都县河东清平界永兴乡”明砖 | 203
- 清民窑造 | 206
- 朝廷之命 钦定之工
- “钦工”清砖 | 206
- 忏悔之塔 救赎之砖
- “吴惟华”清砖 | 208
- 往事无痕赖此砖
- “万寿宫”清砖 | 210
- 道光二十六年
- “道光二十六年八月”清砖 | 213
- 一手评聊斋 一手抗英夷
- “两淮盐运使但监造”清砖 | 215
- 高墙岂可挡西风
- “两淮运司江口重修”清砖 | 217
- 末代城砖
- “咸丰二年六月□日修”清砖 | 220
- 共和热血今犹红
- “五色旗”民国砖 | 221

绪 言

扬州的建城史，始于《左传》中一句极其简短的话：“吴城邗，沟通江淮。”

有了这句话，我们才确切知道，扬州的前身——邗城的始筑时间，是在两千五百年前。从那以后，这座城市就成为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座舞台，一扇窗口，一曲长歌。各种历史人物或成或败，各种历史事件或惊或险，各种历史回音或悲或喜，演绎成波澜壮阔、气势宏伟、穿越时空、感人肺腑的交响曲。

然而，并不是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十分清楚。

吴戈是笔 挥写城史序章

据说吴戈是一种极其精锐的武器。屈原《九歌·国殇》有云：“操吴戈兮被犀甲，车错毂兮短兵接。”正是这种冷兵器时代的锐器，揭开了扬州城史的序章。

周武王灭商之后分封天下，将自己的小儿分封到邗，称为邗叔，是为邗国。“邗”在古代通“干”，所以有人说，铸剑名匠干将就是邗人。邗国在历史上没有留下辉煌的记载。等到江南的吴国消灭了邗国，邗才因邗城、邗沟、邗江而留名青史。

最早灭邗的吴王其实并非夫差，而是夫差的先祖寿梦。寿梦将邗国变成了吴国的一个邑，他在一支戈上镌刻着“邗王寿梦，乍为元用”的铭文，意为“邗王寿梦所作之戈非常适用”，可见吴王也就是邗王。

夫差是吴王阖闾之子，即位后打败了越国。后来开凿邗沟，挥师北进，在山东莱芜大败齐兵。继而在河南封丘会盟诸侯，与晋争霸。因越军乘虚攻入吴都，夫差兵败自杀，吴国遂亡。夫差灭邗一事，正史少有记载。《史记》有夫差

传,说“吴王夫差闻齐景公死而大臣争宠,新君弱,乃兴师北伐齐”,其中并未写到“吴城邗”一事,也许邗国太小,灭邗筑城不足以视为夫差的赫赫战功。但广陵的确属于吴国的范畴。《汉书》说:“吴地,斗分野也。今之会稽、九江、丹阳、豫章、庐江、广陵、六安,临淮郡,尽吴分也。”

多年来,学者们都在为寻找古邗城遗址而努力。据文献记载,邗城在蜀冈之上,可是蜀冈范围很大,从六合到江都一线都属于蜀冈。那么邗城究竟在哪里呢?有三种说法,一说在仪征,一说在湾头,多数人认为在平山堂后的蜀冈中峰。《太平寰宇记》叙述邗城的方位是:“城在州之西四里蜀冈上。”具体地说,东至象鼻桥,西至观音山,南自梁家楼子,北迄尹家桥头。历来修城多以旧城址为基础,以此思路来倒推,邗城很可能叠压在今唐衙城之下。无论邗城的位置在哪里,它都不仅仅是吴国北上争霸的桥头堡。夫差像他的先祖一样自称“禹邗王”,也即“吴邗王”,表明他是把邗城当成他的临时都城的。可以说,邗城是连接江南与中原的重要驿站。

秦朝是个短命的王朝,却给了广陵人召平以用武之地。召平是扬州历史上最早的名人。《史记》中有一段话:“广陵人召平于是为陈王徇广陵,未能下。闻陈王败走,秦兵又且至,乃渡江矫陈王命,拜梁为楚王上柱国。曰:‘江东已定,急引兵西击秦。’项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。”召平在陈胜败亡的关键时刻,起了扭转形势的关键作用。

关于这一段历史,白寿彝先生《中国通史》是这样叙述的:秦二世元年(前 209)七月,陈胜起义后,风起云涌,从者如流。这时刘邦已拥众数百人,活跃于江湖山林之间,俨然一支反秦举事的起义队伍了。九月,项梁、项羽也在会稽举起了反秦大旗。“秦二世二年(前 208),陈胜的部将广陵(今江苏扬州市)人召平奉命攻打广陵。进击过程中,传闻陈胜已经败走,秦章邯军即将追来,召平乃渡过长江,假借陈王令,拜项梁为张楚政权的上柱国,并命其‘急引兵西击秦’。梁受命后,乃率领江东精兵八千人渡江而西。至东阳(今江苏盱眙东南),会合了故东阳令史陈婴的起义军两万人。渡淮之后,又会聚了英布和蒲将军的部队。等到军屯下邳(今江苏邳县南)时,身任张楚上柱国重职的项梁,已拥众六七万人,成为张楚旗帜下一支新的起义大军了。”史书上关于广陵人召平的事迹,大抵就是这样。

但是,作为文学典故,更为著名的却是“召平瓜”。据说召平后来隐退长安,种瓜为生。他种的瓜五色斑斓,香甜可口,远近闻名,古今流传,人称东陵瓜、东

门瓜、故侯瓜、召平瓜等等。阮籍《咏怀》：“昔闻东陵瓜，近在青门外。”杜甫《喜晴》：“千载商山芝，往者东门瓜。”王维《老将行》：“路旁时卖故侯瓜，门前学种先生柳。”李商隐《永乐县即事一章》：“芳年谁共玩？终老召平瓜。”诗中用的都是召平瓜典故。直到清代，扬州人宗元鼎为琼花观卖花老人作传，还说他家“尝有五色瓜，云即昔之广陵人召平种也”。

汉代扬州，频繁封国，其中吴王刘濞被扬州人祭祀于大王庙中。历史上扬州的兴盛，主要有三个时期：汉代，唐代，清代。追溯这些时代之所以兴盛的原因，都是人才集聚、海纳百川的缘故，而以吴王刘濞开其先河。扬州曾先后被封为荆、吴、江都、广陵等国，整个汉代扬州的兴盛，也以吴王刘濞时代为最。刘濞着重发展制盐业和炼铜业两大支柱产业，使得国力崛起。制盐业和炼铜业的发展，需要大量的务工人员和技术人才。据记载，吴王刘濞在人才问题上采取了大力引进的政策，也即《史记》所说“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”。所谓“天下亡命者”，许多是些怀才不遇、流浪四方的人才。当然，董仲舒在江都为相，刘细君与乌孙和亲，也可以看成是特殊的人才。

南朝人鲍照的《芜城赋》，也许是对扬州城盛衰的最早也最生动的描写：“当昔全盛之时，车挂鞶，人驾肩。廛闹扑地，歌吹沸天。孳货盐田，铲利铜山。才力雄富，士马精妍。”这是对汉代广陵兴旺发达的写照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刘宋时代的无情兵火摧毁了它，当时鲍照眼中的广陵城是：“边风急兮城上寒，井径灭兮丘陇残。”《芜城赋》以清丽的辞藻和鲜明的对照，极写汉代广陵的繁盛和南朝芜城的破败，它除了文学上的成功之外，更唤起了读者对人间兴亡的无穷感喟。

芜城，从此成为扬州最具有沧桑感的别称。

唐梦如歌 高唱绝代风流

芜城到了隋代，已经完全换了一个模样。

隋炀帝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帝王之一。他因消除分裂实现统一而功勋卓著，也因开凿运河滥征民夫而天怒人怨；他兴师动众征伐辽东俨然是三军将帅，也舞文弄墨吟风唱月仿佛是一介诗人。隋炀帝只活了五十岁。这是一个短暂而丰富的人生，成功而失败的人生，充满杀戮而又追求风雅的人生。

他生前死后都与扬州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隋炀帝取得皇位之后，原也想做一番事业的，故改年号为大业。他最大的功绩是开凿大运河。他开凿通济渠，借洛河、黄河之水连接洛阳与淮河。又开凿永济渠，引卫河、永定河之水以通北京。继而开凿江南运河，引长江之水直通钱塘江。至此，建成了以洛阳为中心，由永济渠、通济渠、山阳渚和江南运河连接而成的京杭大运河，全长达两千七百余公里。这条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，对中国的军事、交通、经济、文化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，隋王朝也因此大伤元气。后人对杨广开河的评价有八个字：弊在当日，功在千秋。

隋炀帝除了兴修运河，又大建宫室。他三下江都，所建隋苑成了千古话题。《舆地纪胜》说“炀帝于江都郡置宫，号江都宫”，可惜江都宫的模样后人一无所知。只是在小说传奇中，后人发挥着想象力，如古人版画所描绘的那样，江都宫建筑繁多，树木蓊郁，池水荡漾，石桥飞架，美人散落各处，炀帝嬉戏其间。惹人注目的是，版画上有一行字——“隋炀帝巡幸江都”。唐人李商隐写过一首《隋宫》，他对隋宫的描绘是：“紫泉宫殿锁烟霞，欲取芜城作帝家。”“于今腐草无萤火，终古垂杨有暮鸦。”尽管题作“隋宫”，诗人看到的只是垂杨暮鸦，令人唏嘘。隋炀帝的江都宫和秦始皇的阿房宫一样，成为后人想象、凭吊和寻索的对象。到清代，江都宫的断砖残瓦还常被扬州农人拾得。阮元有《隋宫瓦》一诗，说他看到扬州农民拾到隋宫瓦的情景：“我过芜城见耕者，拾得隋时故宫瓦”。这种隋宫瓦有花纹，无铭文，不知道它出自回雁宫、芳林门，还是流珠堂、成象殿。阮元说，这种隋宫瓦唯有拿来琢成砚台，磨墨书写吊古文字。

作为皇帝，炀帝有许多值得诟病的地方；作为诗人，杨广却表现出了杰出的才华。他在浮靡的南朝诗风之后，创制了新乐府的写法，推动了格律化的成熟，开启了边塞诗的先声。因为隋炀帝，中国南北诗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融合。诗歌从南朝的靡弱走向初唐的勃兴，隋炀帝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。他在有名的《江都宫乐歌》中写道：“扬州旧处可淹留，台榭高明复好游。”文字清丽，景色宜人，对扬州的留恋溢于言表。又在《泛龙舟》中写道：“借问扬州在何处？淮南江北海西头。”气魄雄伟，举重若轻，直把南巡江都视为回归故乡。

唐代的扬州号称“扬一益二”，同样是由于人才空前积聚的缘故。一方面，丝绸之路的畅通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开辟了便利的渠道，而扬州有幸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节点。无数外国商人来扬州进行贸易，诗圣杜甫就

有“商胡离别下扬州”的名句。那时的商胡主要是指来自波斯、大食和阿拉伯的商人。他们以扬州为中心,进行矿物、珠宝、药材等大宗交易,使得扬州一跃而为国际性的商业大都市。另一方面,唐代第一流的文化名人如骆宾王、张若虚、孟浩然、王昌龄、李白、高适、刘长卿、韦应物、孟郊、王播、权德舆、刘禹锡、白居易、李绅、徐凝、杜牧、温庭筠、皮日休、韦庄等,或来往于扬州,或生长在扬州,为扬州带来了文化的大繁荣、大昌盛、大丰收。

唐人歌咏扬州城的诗很多,张祜的《纵游淮南》却别开生面,说人的一生不但活着的时候应该在扬州度过,而且死了也应该葬在扬州。“十里长街市井连,月明桥上看神仙。人生只合扬州死,禅智山光好墓田。”诗中的月明桥、禅智寺、山光寺,都是唐代扬州的地名,如今还有遗迹可寻,为我们解读唐代扬州的历史提供了可贵的资料。

唐代扬州有两重城,蜀冈上面为子城或者衙城,蜀冈下面为罗城或者大城。这在唐人诗文中真实的反映,如杜牧《扬州三首》咏道:“街垂千步柳,霞映两重城。天碧台阁丽,风凉吹管清。”就是唐代扬州城在诗中的写照。市廛和树木相依,街衢和云霞掩映,扬州自古就是一座重视人居环境和生态平衡的城市。于邨的《扬州梦记》可能是最早描写扬州城的文言小说,其中有云:“扬州,胜地也,每重城向夕,娼楼之上,街中珠翠填咽,邈若仙境。”文中说的重城,就是指扬州的子城与罗城,可见作品取材于现实。李公佐的《南柯太守传》没有直接提到扬州城,但却提到了广陵郡,说淳于棼“家住广陵郡东十里,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,枝干修密,清阴数亩。淳于生日与群豪,大饮其下”。淳于棼就是在广陵郡东的古槐下,进入大槐安国,做完他的南柯一梦的。唐代的扬州梦被后人不断追思,它的风流、旖旎、富庶、传奇,还包括了鉴真六次东渡的帆影和崔致远四载笔耕的青灯。

宋代扬州的繁华市井,虽然稍逊于盛唐,也是令人艳羡的。秦观有一首《望海潮》词,写宋代扬州的情景是:“星分牛斗,疆连淮海,扬州万井提封。花发路香,莺啼人起,珠帘十里东风。”扬州的千家万户百姓,简直生活在鸟语花香之中。社会的安定,物产的丰盛,使得宋代扬州一度成为文化昌盛之邦。欧阳修、苏东坡,开启了扬州的千年文风。

宋代扬州城的繁盛,毁灭于金兵的铁蹄,南宋姜夔的一阕《扬州慢》写出了词人眼中的空城。词前短序,言简意赅,读来令人悲切:“淳熙丙申至日,予过维扬。夜雪初霁,茅麦弥望。入其城,则四顾萧条,寒水自碧。暮色渐起,戍角悲

吟。余怀怆然，感慨今昔，因自度此曲。千岩老人以为有《黍离》之悲也。”本来是一座淮左名都，现在却成了废池乔木，怎不教人伤感？唯有李庭芝、姜才留下的双忠故事，让后人感受血与火的震撼。

清风欲醉 尽染落日辉煌

元代的扬州城，有一位名叫盛如梓的扬州人在《庶斋老学丛谈》里曾加以考证。“今之扬州，秦为广陵县，汉为广陵郡。扬州治所，或在历阳，或在寿春，或在建康，广陵皆非所统。隋开皇初，方改为扬州，其城即今宝祐城，周三十六里，因吴王濞之都也。今扬州城，乃后周显德五年，于故城东南隅改筑，周二十馀里。大市东南角，俞生家穿井，犹有船板。”盛如梓说，“宝祐城原系贾似道所筑，旧名堡城，后改名宝祐城。为了筑城，总共费银一千三百馀万两，米九万五千馀石，动用士兵三万人，花费时日六个月。”

那时候的扬州社会生活，元人陈秀民有《扬州》诗咏道：“琼花观里花无比，明月楼头月有光。华省不时开饮宴，有司排日送官羊。银床露冷侵歌扇，罗荐风轻袭舞裳。遮莫淮南供给重，逢人犹说好维扬。”好一个“逢人犹说好维扬”！让我们至今不敢小觑元代的扬州城，更不用说马可·波罗在他的游记里记载的繁荣和强盛了。

昔日扬州的繁华成为明清文人难以挥去的追忆。明清诗人写得最多的，就是“扬州怀古”一类诗什。明人曾棨《维扬怀古》云：“广陵城里昔繁华，炀帝行宫接紫霞。玉树歌残犹有曲，锦帆归去已无家。楼台处处迷芳草，风雨年年怨落花。最是多情汴堤柳，春来依旧带栖鸦。”清人洪升《广陵怀古》云：“孤坟何处问雷塘？犹忆东巡乐未央。廿四桥头人影乱，三千殿脚棹歌长。流萤不见飞隋苑，杜宇依然叫蜀冈。全盛江都同一梦，杨花如雪晚茫茫。”追忆扬州往昔的美人芳草、急管繁弦，成了封建晚期文人的不解情结。

其实明清时代的扬州城，自有它的胜景，尤其城北一带的风光特别宜人。明人万时华《同诸子泛舟平山堂酌第五泉》云：“共泛轻舟绿树湾，遥从北郭问平山。”可见明代扬州的北郭，已是人们游赏的胜地。汤显祖在他的著名传奇《牡丹亭》中，引人注目地运用了扬州筑城的史事。剧中人说道：“边海一边江，隔不

断胡尘涨。维扬新筑两城墙，酹酒临江上。请了！俺们扬州府文武官僚是也。”这里说的扬州筑城一事并不是作者的虚构，而是明代扬州建城史的真实反映。冯梦龙的“三言”对扬州城的描写极多。《醒世恒言》写扬州的交通和商业是：“那扬州，随时谓之江都，是江淮要冲、南北襟喉之地，往来樯櫓如麻。岸上居民稠密，做买做卖的，挨挤不开，真好个繁华去处。”《警世通言》反映了徽商在扬州的活动：“在下姓陈，祖贯徽州，今在扬州闸上开个粮食铺子。”《喻世明言》提到扬州的开明桥和桥畔的生药铺：“教往扬州开明桥下，寻开生药铺申公，凭此为照，取钱十万贯。”虽是小说家之言，却是历史的折射。

史可法的故事反映在孔尚任的《桃花扇》里。史可法在扬州城破之际，不得不突围出城：“俺史可法率三千弟子，死守扬州，那知力尽粮绝，外援不至。北兵今夜攻破北城，俺已拼命自尽，忽然想起明朝三百年社稷，只靠俺一身撑持，岂可效无益之死，舍孤立之君？故此缒下南城，直奔仪真。”谁也想不到，在南宋的双忠之后，又有一位南明的孤忠屹立在扬州城头，成为百代景仰的忠魂。

然而“扬州十日”过后不久，扬州就达到了新的鼎盛。清初诗人吴绮以为，扬州城的精华都在城北。他在《红桥绝句》里写道：“城北风光绝点尘，垂杨个个斗腰身。榆钱飞尽荷钱出，买断扬州十里春。”王士禛同意他的看法，在《红桥怀古》中写下了歌咏扬州城的绝唱：“北郭青溪一带流，红桥风物眼中秋，绿杨城郭是扬州。”陈维崧《依园游记》具体记载扬州城北园林的风光是：“出扬州北郭门百余步，为依园。依园者，韩家园也。斜带红桥，俯映渌水，人家园林以百十数，依园尤胜，屡为诸名士宴游地。”这些鳞次栉比的园林背后，是扬州盐商的富甲天下。

清中叶的几部伟大小说，几乎无一不提到扬州城。

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有两个回目直接提到扬州城，一是《贾夫人仙逝扬州城》，二是《林如海捐馆扬州城》（脂本）。其中写到扬州城外的风景：“雨村闲居无聊，每当风日晴和，饭后便出来闲步。这一日偶至郊外，意欲赏鉴那村野风光。信步至一山环水流、茂林修竹之处，隐隐有座庙宇，门巷倾颓，墙垣剥落，有额题曰：‘智通寺’。”据考证，智通寺就是城北的禅智寺。吴敬梓的《儒林外史》写扬州有新城、旧城之分：“我要到旧城里木兰院一个师兄家走走，牛相公，你在家坐着吧。”书中提到扬州城里的许多地名，如河下、钞关、盐运司、兴教寺、缺口门、武城巷等，至今有迹可寻。沈复的自传体小说《浮生六记》是一部篇幅不大但影响不小的文学作品，作者因为流寓扬州，对扬州颇为熟悉，所以在书中极

力称赞扬州城郭之美。“平山堂离城约三四里，行其途有八九里。虽全是人工，而奇思幻想，点缀天然，即阊苑瑶池、琼楼玉宇，谅不过此。其妙处，在十馀家之园亭合而为一，联络至山，气势俱贯。其最难位置处，出城八景，有一里许紧沿城郭。”沈复感慨，一般的城郭只有远远地掩映于重山之中才能够入画，哪有紧紧挨着城郭建造园林的呢？可是扬州园林正是倚城而建，“此非胸有丘壑者断难下手”。康乾时代的扬州城，犹如甘美丰腴的春风春雨，吹拂滋养着世人的心，定格在清明上河图式的《扬州画舫录》长卷之中。

可是到了晚清，扬州日见萧条，预兆着中国封建社会已经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。龚自珍在《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》中，一方面说扬州乍看起来也还歌舞升平，“江淮数十州县治，无如此冶华也”；一方面写舟人时时指着两岸说“某园故址也”，约有八九处园林已成废墟。他感受到一种盛夏即将过去，秋凉即将到来的征兆，发问道：“今扬州，其初秋也欤？”扬州的秋意，象征着一个漫长历史时期的终结。

清代的扬州被称为封建时代的“落日的辉煌”，毋庸置疑的是，它的经济文化也在这时达到了历史的巅峰。在经济上，扬州盐业几乎掌控了朝廷经济的命脉，而成功经营盐业的精明商人绝大多数来自外地，如晋商、秦商、徽商、赣商等。在文化上，也复如此。扬州八怪这个富有创新精神的著名画派人数多达十五人，其中除了高翔是扬州本地人之外，其他成员都来自外地。扬州学派在清代学术上的成就横空出世，同样因为有包容天下的气魄，汪中、焦循、阮元都得益于皖派、吴派，而能够融会贯通、自成一家。

总而言之，清代扬州经济文化的鼎盛，离不开五湖四海的各种人才。而这些人才愿意常住扬州，也因为扬州不但是一个美丽温馨的安居家园，而且是一个施展身手的创业舞台。所有的人才在扬州都可以找到英雄用武之地，他们也给扬州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。

但是，这座古城的历史章节依然留下了许多问号，建设这座古城的能工巧匠依然面目模糊，构筑这座古城的断砖破瓦依然有未曾解开的密码。我想在这些方面做一些纯属个人的探索。

韦明铤

2016年12月于扬州豎园

城 史

城堞变迁

蜀冈与邗城

有人说，邗城是扬州之祖，蜀冈是扬州之根。其实严格说起来，蜀冈并不是山，只是丘陵而已，为什么说它是扬州两千五百年历史之根呢？

早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先民还被视为“淮夷”的时候，远古的扬州人就披着兽皮，围着草裙，生生不息在蜀冈上。他们茹毛饮血，狩猎耕耘，在蜀冈上建了一个小小的国——邗国。

邗国应该就是老子理想中的那种小国寡民式的桃花源，安居乐业，与世无争。直到春秋时期，北上称霸的吴王夫差用武力消灭邗国，邗国的文明从此深埋蜀冈之下。而夫差新筑的城，新凿的沟，依然叫作“邗”。“邗”，一说就是“岸”，指水边的高地。

古代的蜀冈，其实是长江的北岸。站在蜀冈的南沿，脚下便是滔滔江水，浩浩东去。很多很多年以后，冈下淤积成陆，才渐渐有人居住。从地质上说，蜀冈形成于第四纪晚期的更新世，距今已有二十万年历史。而冈下有人居住的历史，才几千年。

嘉庆《重修扬州府志》记载：“蜀冈，在城西北四里，一名昆冈。鲍照赋‘轴以



蜀冈西峰

昆冈’，即此。相传地脉通蜀，故名。上有蜀井。嘉靖《志》云，蜀冈连接西蜀。朱子云，岷山夹江南两岸而行，一支去为江北许多去处；又曰，自蟠家汉水之北，生下一支至扬州而尽。”蜀冈之所以叫作“蜀冈”，向来的解释是因为它的地脉与西蜀相连。如果看到长江上游的金沙江与长江下游的扬子江

是一脉相承的，那么蜀冈与蜀山相连之说，也并非完全是空想。

1931年出版的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对于蜀冈是这样解释的：“蜀冈，在江苏江都县西北四里，冈势绵亘四十余里，西接仪征、六合界，东北接茱萸湾。上有蜀井，相传地脉通蜀。《寰宇记》：冈有茶园，其味甘如蒙顶，蒙顶在蜀，故以名冈。《方輿纪要》：唐光启三年，杨行密自庐州援广陵军于扬子，并西山以逼广陵，即蜀冈也。”蜀冈产茶，味如蒙顶，而蒙顶山在四川，所以山名蜀冈。这又是一种解释，还是与蜀地有关。

扬州流传着一个故事。一位行脚僧在四川峨眉山中游历，口渴了就用瓢在山涧中取水，不慎瓢被激流冲走。几年之后，行脚僧来到扬州蜀冈大明寺，在井中打水时，居然复得当年失去的瓢。人们觉得此山与蜀山相连，从此呼为“蜀冈”。

还有一种说法与众不同，认为古代有一种独行的虫，与扬州的蜀冈相似，故名“蜀冈”。蜀冈的“蜀”，就是“獨”，传说中一种独行的虫。扬州地处平原，唯有这一座山，所以看起来很像是独行的虫。

蜀冈从头到尾分为三段，中间一段最为繁盛，称为“蜀冈三峰”。中峰有平山堂，东峰有观音寺，西峰有司徒庙，正好三分蜀冈春色。波光粼粼的瘦西湖从峰下蜿蜒而过，亭台楼阁散落于水滨，如一粒粒明珠镶嵌其间，与巍巍蜀冈交相辉映。

蜀冈三峰之东寺庙尤多，铁佛寺、大云寺、禅智寺、山光寺、香阜寺等，至今犹有遗迹可寻。